

人生要務

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

No 141

一千九百四十九年第六版

人生要務

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

No 141

5000-4-49

GRAVE NEGOTIUM VITÆ

·Translator·

P. JACOBO TCHANG

e clero Mongoliæ Centralis

5^a editio

這本小書，是法國高等神學教習
肋班 LEBLANZ 著的，在上海已經有
朱志堯、朱德章二人，用文話繙出
來，名叫（人生重要問題）。但是這
本文話，爲平常人難懂，所以如今
用平常話，再繙一本，爲教衆人都
好懂，雖然原書不改，到底不是按
字句死繙，不過按意思繙就是了。

上海教務代理姚

重准

人生要務序

中蒙古司鐸張雅各伯譯

倘若有人願意知道，我們人在世上活一輩子，什麼是最要緊，最有關係的事，只要人肯仔細思想，用心定奪，必定要自己問的說：人是個什麼？人是從那裡來的？人在世該作什麼？死後究竟歸於個什麼？這都是關係我們人身心性命並永遠的大事。想要知道這些事，請看這本小書，這本小書，就是爲相幫人追究這等問題。凡是誠心正意的看這本小書的人，不得不從心裡信服的說：這纔是實話，這纔是真理；但更該定堅固的志向說：我定要遵從這些道理，這是人的真性命。

人生要務目錄

第一眞道 有一個天主

第一段 有一個天主是造化天地的大主

第二段 有一個天主是道德美善的根原

第二眞道 人有一個靈魂也有身後的生命

第一段 人有一個靈魂

第二段 人有身後的生命

第三眞道 有一個天主命人遵守的教

第一段 當有一個教爲恭敬天主

第二段 在各教裡頭單有一個教是天主所命的

第四眞道 眞教不出基督教

第五眞道 眞教就是天主教

總結

送書善工

第一真道 有一個天主

第 段，有一個天主，是造化天地的大主。人一用心追究，先就要思想的說：我們人所住的這個天地，是從那裡來的？是常有的，是後有的？是自行自動，是有個造生掌管的大主，教他行動？這是頃一件最有關係的大事，我們該盡心查考。要論天地的廣大，真是教人想也想不到，說也說不來？要用一個人佔的地方，比一座城，自然是小；要用一座城，比一個國，顯的更小；要用一個國，比一個全地球，這個國，彷彿一個小點兒一樣了；若要再用地球，比天地間無邊無垠的廣大，這個地球，如同沒有了。若是擡頭往上看，見有發大光的日月星宿，這些日月星宿因為過於離的遠，所以看得小；要按天文家所算的，實在大的教人想不到；在日月星辰以上，還有什麼，我們想不到個邊垠；就算用明悟想個邊垠，到底在這個邊垠以外，還有什麼，是空虛淨無，是層疊萬像，更想不到；就可以想個無邊無垠，想個長久不改的無邊無垠，想個不明不懂，彷彿無窮盡的無邊無垠就是了。別的不用說，單說我們眼所看的這些景像，按天文的學問，我們所住的這個地球，不是穩定不動的，是常自轉，又常圍日頭轉的，別的行星也是圍日頭轉，月亮是圍地球轉，這樣大的日月星宿，從古至今，時時行走，個個轉動，各走各道，彼此不亂，各轉各圈，穩定不變；大凡有奇妙的轉動，必定有奇妙的機器，天地間有什麼奇妙的機器，至於世世一樣，年年不改，月

圍地轉一遭，成一月，地圍日轉一遭，成一年，又分四季時節，地本身自轉一遭，成一晝夜；鐘表轉動，因為有巧妙的發條鐘擺，天地間，有什麼發條，至於敘這樣大的日月星地，都能轉動，有什麼鐘擺，至於定的那樣常準，從古至今，不知道過了幾千萬年？這一座巧妙至極的大鐘表，常是一樣的材料架子，常是無響無聲的行動，真是一座又進又穩的美妙鐘表。單看這一個地球，在我們四面上下，所有的奇妙，也是多的無數，因為習慣的緣故，所以不理會，但要一留心盤算，就不得不驚訝奇異。我們人是在四大元行裡活的，看這四大元行，有多麼樣奇妙：氣為人呼吸，又能進肺子裡頭，清淨人的血；水從地出，散流成河，上升成雲，下落成雨，滋潤土地，發生萬物，火能光照人，溫暖人，又能用他烹煮飲食；土能生長草木五穀，也是教人奇異的無言可言。看這些草木，有數無數，看有多少樣子；看這些地下的碎草，是多麼樣的微小嫩色；看那些花園裡，萬紫千紅的鮮花，顏色是多麼樣的美麗，氣味是多麼樣的馨香；再看那等稠枝密葉的大樹，綠葉能以遮涼，美果可當喫用，木料更有大用。再者，要拿一顆糧食種子，埋在地裡，看得是彷彿壞了，不想過了幾天，就要生芽，長稈，成穗，結子，若是風調雨順，種一倍，不知能收幾百幾千倍，或為現時的喫用，或作來年的子種，看奇妙不奇妙，比如一個橡子，放在手心，可有多大，到底能成一顆遮天蓋地的大樹，誰能懂得這個奇妙？要再看那些虫蟻禽獸，更是奇妙，就是一個小虫蟻的明智巧妙，

也是教人驚訝的無言可言：蜘蛛織網，如何爽俐；螞蟻造窩，如何明智；鳥飛在空，何等靈便；魚游在水，何等活潑；牛有大力，能耕田；馬善奔走，可行遠；至於雞犬驢騾等禽獸，莫有不是各顯其能，各盡其力，以服事我們人；看這樣的安排法，是怎麼樣的奇妙！這些無靈的萬物，雖然奇妙，但是我們有靈的人，更是奇妙。人爲萬物的王，肉身的齊全，明悟的高妙，大超過各等無靈之物，沒有不能推論的理，沒有不能思想的事，能言會道，能寫會算，分真辨假，好善惡，又能聚人成會，又能聚家成國，學問道德也能講，買賣國政也不難，常說萬物之中，人爲貴，看爲貴不爲貴？看有幾千兆人，在這個小地球上活的，或爲私自的性命，或爲公衆的好處，時時不斷的行動爭戰，到底這個地球在空中，常是一樣的行走轉動，時刻不止，分毫不差，誰能想到這個奇妙？要是真能仔細思想，留心定奪，真該說：這個天地間，全是一個整奇妙了。上下有天地，四方有萬物；外有身，內有心；充滿身心，教人能生活，能知覺，又能懂理的，有個靈魂；請看那一樣，不是奇妙至極的？看見這些奇妙，就當反心自問說：這些奇妙至極的萬物，是從那裡來的？是自有的，是有個主宰造的？要說這樣奇妙的萬物，是自生自有，並沒有個造萬物的主宰，這是大相反理的事，萬不能信。比方如今有人，進了一個很體面的朝廷，看見修蓋的真是美好合式，各式各樣的材料，都安排的齊整結實，椽樑柱棧，房廊屋宇，上至樓頂，下至地基，以至於各方各面的，牆壁院落全是，又有次

序，又合規矩，金銀寶石，顏料油漆，都是光明顯亮，說不來是怎麼樣的高大美麗，看見這個式樣，不得不從心裡信服的說：這一座體面至極的朝廷，一定不能沒有修蓋的匠人；這些匠人，一定也不能不是些出等的能工巧匠，這是自然的理，不能疑惑。再比如有一個至好的時辰表，有無數的圓輪轉軸，各轉各遭，共成一表，指時報刻，千年如一，不單是現今的時刻分秒絲毫不錯，就是古來的朝代歲月，也是分釐不差，見了這樣準到極處的時辰表，誰敢說沒有一個精巧的匠人，造作配合這個奇妙至極的時辰表？倘若要有人說，這座朝廷是常常有的，並沒有人修蓋他，或是說，那個表是自己成的，不是匠人作的，這些話，誰能信？誰說不是大相反理的事？說是沒有見過修蓋造作的人，這個能有？要說這樣的大工程，並沒有人修蓋造作，這是萬不能有的事。工程越大，越當有大匠，物件越巧，越該有巧工；朝廷的工大，天地的工更大，鐘表的工巧，萬物的工更巧，成朝廷鐘表的工，萬比不上造天地萬物的工；朝廷鐘表，不能沒有個修造的大匠巧工，天地萬物，更不能沒有個更大更巧的造物主；這個造物主，就是天主，可用詩說：

水從源出源隨著，
樹賴根生根自明；

表沒巧工無法配，
天非造主怎能成？

若要按正經學問，查看這個地球的來歷變化，不得不信服一定有個造物主。按正經學問，查得

這個地球，在起首造成的時候，不是如今這個樣子，是一塊通紅的火材質，一樣生活的物件，也不能有，後來慢慢的冷了，纔分成山川河海，過了多少年代，纔有了草木，禽獸，然後纔有了人；這是正經學問，所查考出來的。但是誰能辦這樣的大事？請問頭一草木禽獸，是誰造的？第一個人，是誰造的？什麼人能造，那個人能造？人萬不能有造物的能力；人既然不能造，所以必定該有一個造化萬物的真神，這個真神，這就是前頭所說的天主。若要說這些萬物，是自有的，是用本性的能力，年長日久，自然而然成就的，這是萬不能的事。要是沒有個全能全智的造物主，這樣大的天地，這樣多的萬物，這樣奇妙的草木，這樣活潑的禽獸，另外是這樣靈明的人，怎麼能成？要成這些奇妙至極的萬物，總得有至大的明悟，想得到，安排的合式，纔能成；這個至大的明悟，是在那裡？難道就在這些物件裡的麼？這些物件，在起首的時候，不用說知覺靈明，就連個生活，也是沒有，不過是些不成物類的死材料，無論怎麼樣配合變化，總是死的成不了活的，無靈無覺的，更成了有靈有覺的；要成生活靈覺的，定不能是死物的本能力，必該是在死物以外，另有一個至大的明智，至大的能力，纔能想到，纔能成全；有這樣大明智，大能力的，就是天主。再者，要是說有生活的物件，是從本性的能力來的，所以無論牲口是人，全該是從本性的能力來的了；這樣，不但是單有知覺的禽獸，就是我們又有知覺，又有明悟，能懂得真假邪正，能分明美好醜陋，

牛東是英國的一個出名的天文家，算學家，格致家，哲學家，英國名字是Newton，帶本音，在蒙古地方，平常念出。

能辨清善惡功過，這樣的靈明人，也當出於死物，如同腳底下的砂土一樣，這個事，誰肯信？這個理，誰肯服？比如有一天，忽然間把普天下的萬物，全消滅了，連人帶牲口，一個也沒有了，單靠本性的能力，不用再造再生，再有這麼些人物，不能不用說這麼些，就是一個，也不能自己有；如今不能，就是從開天闢地以來，也是一樣的理：總是無生活的，總不能生有生活的，無知覺的，定不能生有知覺的，無靈明的，萬不能生有靈明的。如今普天下，既然有這些奇妙的草木，活潑的禽獸，靈明的人，萬不能沒有一個造化萬物的真主宰，這是不得不服的理。有無數的大博學人，不但以認天主為羞辱，反拿認天主，當他們至大的光榮，明認有個天主，高聲讚美這個天主，講明這條真理，因為他們的學問比別人大，所以他們比別人，更明白這條理，更驚訝這件事。有一個出名的天文家，名叫牛東，他說：這些太陽星辰，並掃帚星，安排的這樣奇妙合式，又有規矩，又有次序，一定不能沒有一個全知全能的大主，造化他，安排他。又有兩個大博學人，一個叫安敗爾，一個叫奧匪納木，二人在談論學問的時候，安敗爾雙手捧頭，驚訝喜歡的無言可言，叫上奧匪納木說：奧匪納木，看天主有多大，看天主有多大！又有博學人，肋外里耶，高世法，義石，物亂並出名的巴斯多爾，在這一百年來的裡頭，還有許多別的大博學人，都是誠心信服，勇敢承認天主的人。我們如今看這些天地萬物，比如看太陽，發多大的光，有多大的熱，再看滿天的星宿，

安敗爾
是法國
史書家
文學家
法國寫

Ampère

奧匝納
木亦是
法國史
書家同
文學家
的大學
士法國
寫

Ozanam

有多少，有多體，而看見這些奇妙，我們也該同那些出名的真正明白人，一齊認識天主，信服天主，盡心竭力的恭敬這個全能全智，至尊至貴，無限量的萬物大主；請唱五言詩一首：

萬象皆循序，

無微不中規；

喬松奇莫測，

小草妙難思；

效果人多異，

原因世少知；

乾坤天主造，

德惠下民施；

信仰爲先要，

欽崇乃最宜；

懷恩兼報本，

愛慕又何疑。

第二段。有一個天主，是道德美善的根原。用天地萬物的奇妙，證見天主，這個不難，因爲一
看見這些奇妙，按理就不得不信服。一定有個造萬物的真主宰，但是還有一個確實的憑據，教
我們不得不認天主是道德美善的根原，這個憑據，就是我們的良心。按良心知道，什麼是善，什
麼是惡，也知道，該作的是善事，惡事必不該作，也知道，爲人都有當盡的本分，這些本分，要是都
盡的好，自然覺得有功，覺得良心上平安，若是不肯盡這些本分，或是盡得不好，自然覺得有過，
覺得良心上不平安；這是人的本性，就是願意相反自己的良心，也不由人。比如故意要思想的
說，善惡一樣，隨吾自便；或是說，或孝或逆，或忠或奸，全是一般；說這些話，自己信不信？良心服不
服？再比如殺人放火，誰能說不是惡事？濟貧救命，誰敢說不是善事？這個理，不但是深入人心，而
且還是同人的心，成了一個，永不能離。所以凡是自己該盡的本分，總覺的是不得不盡；有家的，

總覺的該顧家，有應承過的事，總覺的該辦，說過什麼，覺的總該作什麼，若是欠下人的銀錢，就是沒有記賬，沒有保人，沒有證見，良心上總覺的該還，要是能還不還，良心上總覺的不平安。良心管人，比國家的法律也利害，無論怎麼樣愛錢的人，也不能不覺這個良心的法律：這就是我們良心的根子理。這個理，就是管治各人各家各國各會的總根原；這個理，刻在我們良心上，就是想滅也滅不了；這個根子理，結結實實的證明，一定不能沒有個至尊至貴的大主，管治人心。要不是有個大主管治爲什麼我們覺的，總該去惡行善？若說良心難昧，請問爲什麼良心難昧？難道就是因爲行善好，作惡不好麼？或者單是因爲行善纔算個正經人，作惡就不算個人了麼？這些理，雖然不算不好，到底爲管治人的良心，實是不彀；行善本然是好，本然也是成全人，作惡本然是不好，本然也是損害人，到底若是除了人的良心以外，再沒有一個可敬可畏的大主，命人去惡行善，怎麼能嚴嚴謹謹的，管住人的良心，教人真能不敢不去惡，不敢不行善？若是真沒有天主，我們人真是從本性來的，如同草木禽獸沒有分別，萬不能戰勝自己的私慾，相反自己的貪情，隨從良心的指引；總而言之，直至於人不離良心，良心不離人，所以人就是良心，良心就是人，人的情欲以外，再無別的良心，這樣，良心也要隨人的私慾貪情，怎麼能克治人的私慾貪情？這樣，就是按人的明悟，也要自己思想的說：既然沒有個造生人，審判人的大主，吾作什麼，也

天文氣象學家，
法國名
字叫
H. Faye

石物亂
是法國
的化學
家，法國
名字
叫Chevreul
巴斯多
爾是法
國的化

不用答應審判，吾同禽獸一樣，單有這個肉身，一死就了，這樣，吾為什麼白白的受拘束？為什麼管那本性的尊貴同尊貴？按本性，什麼是個尊貴？什麼是個不尊貴？尊貴不尊貴，全是由人說，尊貴不尊貴，有什麼關係？與其白受拘束，多管本性，還不如常隨自己的心，找自己的方便利益。從這個看來，單有天主，能管住人的良心，良心是表明天主的意思，發顯天主的誠命，這樣，纔能教人，不得不去惡行善。若是不看天主，單憑良心，萬不能這樣的能管束人心。倘若在良心上看天主，這機，不單是怕良心，更是怕天主，也不但是聽良心的指引，更是聽天主的命令，這樣，纔能有管束人心的大力量。

一個不信天主，就是萬罪萬惡的總根子，又害自己，又害別人，更害國家教會：一不信天主，就沒有怕懼，自然就要放縱私慾，隨便犯罪。縱然在不信天主的人裏頭，也能有幾個，外面看得像好人，到底一來這樣的人，很是不多，二來，就是算外面好，難保他的心也好，更難保他常常好。也有

人因為他的老人是信天主，奉真教的人，他受過好家教，或者是因為同別的好教友，常來往的緣故，他纔像個好人；這樣，他雖然自己不知不覺，到底他那個好的根子，也是從真教來的。我們定斷事情，不該單看那幾個另外的人，須該看大衆。按大衆說，凡是不管天主的本性學問，無論怎麼樣講的好，在道德風俗上總不能有個齊全的好道理；請看那些不管教理的學堂，就可以

人生要務… 第一真道 有一個天主

十

證明這件事：這些學堂裏頭的學問，越往前進，他們的道德，越往後退；要論上講究，也再沒有比他們鬧的利害了，要說引領人，也少有比他們再顯的怪了：不顧人的財產，不惜人的性命，只顧自己，不管別人，貪酒好色，偷竊誑騙，並一切傷風敗俗的事，無所不為；這就是從那些離棄天主的學問，上來的益處：一離棄天主，就算把各等人行善的根子，全拔盡了。一面再看那些大善工的根子，是那裡來的？誰能默啓仁愛會修女，那樣的熱心，看護病人修女，那樣的忍耐，老人院修女，那樣的捨己爲人？誰能教我們裡頭，再有聖味增爵救人靈魂的熱切，再有奧匝納木的仁慈大量，再有保斯高的愛主愛人行這些善工的力量，都是從真教來的：真教是天主立的，所以這個力量，全是從天主來的：單按本性的愛情，萬不能有這樣的大力量；至於教人甘心捨財濟貧，捨命救人，污穢的病症也不嫌，傳染的瘟疫也不怕，這樣常聽常見，超過人力的大愛德，爲每人爲衆人，大有益處，最要緊的善工，要不是從天主來，爲天主行，人萬不能行的這樣齊心，這樣甘心，這樣恆心；總而言之，一不信天主，就是放縱私慾的韃靼，拔去行善的根子，掃盡一切誠意，正心，修身，齊家，治國，平天下的大道。看這個信服天主，爲人的道德善工，要緊不要緊？既然天主是這樣的要緊，所以不能不真真的有一個天主，當我們道德善工的總根原。一個人，除非他全不信這些道德善工，或是不看那些超過人力的勞苦愛德，他敢說沒有天主；不是這樣矯情背理。

保斯高 是意國 的神父， 立過教 養窮苦 嬰孩會 意名 叫 Dom Bosco

不用思 想自然 而然知 道的就 叫良知

的人，誰敢說沒有天主？誰能不信服天主，是各樣妙理大道的總根原？信天主是道德物理的根原，這纔是合理之道；良心上的話，合了天主的話，纔是真實的話；按天主的規矩過日子，纔是守規矩的人；這樣，纔能同那些從古至今的聖賢，相同相合。

第二真道 人有一個靈魂也有身後的生命

有一個造化天地的天主，是道德美善的根原，這是不能疑惑的理，凡是服理的人，不得不信，前頭已經證明了，如今還有一條該查明的道理，就是該看人有靈魂沒有？肉身死後，靈魂死不死？這是最有關係的道理：因為要是沒有一個不死不滅的靈魂，真是一死就了，人就不用不着管別的，只該想法子，在這個世上，得個高壽，得個喜歡就是了；若是有個不死不滅的靈魂，在世上活的，就當按天主的意思，用心預備這個身後的大事。

第一段。人有一個靈魂。要單按肉身看，人同禽獸，一定也沒有多大的分別，雖然按幾樣光景，人的肉身，比牲口強，到底有許多的地方，人還不如牲口。比如按眼力，按腿快，按巧妙伶俐，牲口屢次比人強的多，到底要按明悟道德說，牲口萬不能同人相比。牲口雖然有點知識，到底不是明悟，不過是從覺魂來的個良知；比如蜘蛛織網，蜜蜂釀蜜，狗認主，馬聽命，雖然看得奇妙，到

底不算明悟，因為他們不能懂理，也不會推論，他們的吃用住處，常是一個死樣子，總不知道學的往好裡改變，他們有的爪牙器具，也不懂得補修改換，從古至今，走徧天下，什麼蜂，常作什麼蜜，那樣蛛，全織那樣網，也不用傳授，也不用學習，是個蜜蜂，就會釀蜜，個個蜘蛛，都能結網，所以他們那些智巧，是從本性生來的，不是用明悟學來的。再者，牲口也不會思想，這個世界是什麼，也不知道，什麼是美好善功，什麼叫醜陋罪過，也不懂得盤算，自己生來是為什麼，也不願修身，更不管死後，這就是牲口大概的情形。但是人，大不一樣，能思想，能推論，能考查世物，能回想自己，見一樣美麗的景緻，就要戀愛，看一張體面的圖畫，就要驚訝，學問也能常常長，能耐也是時加，在考查真道上，更能不斷的往前進；人不單是能懂得真假邪正，能分明功罪善惡，還能認識造化天地賞善罰惡的天主。牲口無靈，也沒有自主，一見所貪愛的事物，就不由的往上撲，除非怕喝怕打，他自己不能管自己，無論作什麼單覺得苦樂，不懂得好歹，所以在牲口身上，不能題道德，不能講宗教；人能知好歹，分善惡，懂得行善避惡，有良心，有自主，因為有自主，所以想作甚，能作甚；因為有良心，所以知道自己在天主臺前，有當盡的本分，也有當交的賬目，按明悟道德說，牲口萬不能同人相比，人性同牲口，全不一樣，所以有的獨一個要緊的分別，就是靈魂人有靈魂，所以有明悟，有自主，懂得仁義道德，大超過無靈的牲口，所說萬物之中，人為貴，也就是

貴在這一個靈魂上。也不可說靈魂的本體，眼不能見，耳不能聽，五官不能覺，所以難信。該知道，靈魂是無形像的神體，所以五官不能覺，要是能覺就是形體了，這樣就不能是靈魂了。不單是人的靈魂，五官不能見，不能覺，就比如賢人的明智，聖人的德行，用五官能見能覺麼？難道因為不能見，不能覺，就全不信了麼？爲查考無形像的事物，不該靠五官，但該用明悟，按理定奪，看有確實的憑據沒有，然後按憑據信服，這樣，比靠五官更穩當。人一定比牲口尊貴，所以一定有個靈魂，若是沒有靈魂，就同牲口沒有分別了，這個理，誰肯服？有些無信德的人，偏要說人沒有靈魂，這是把人同牲口混成一類了，這些人用他們的學問才能，願意證明人也不過是個牲口，看這個辦法，怪不怪？我們人一定知道自己有靈魂，這是從真教來的，因爲真教給我們清清楚楚的講明，確確實實的證明，我們纔懂得，纔信服這個道理；這個道理，能舉拔人，到尊高的地步，所以該記念感謝真教的恩典。如今有人常說信德是相反正理的，宗教是輕賤人的品位；這些話，正是相反的話。該當知道，信德是從宗教來的，信德不但是不相反正理，反倒更是相幫正理；真宗教，不單不輕賤人的品位，反倒更能尊重人的品位，教人不落在牲口的地位下，給人講明，按肉身說，人同牲口，雖然有些彷彿，到底按靈魂說，人不單是大超過牲口，而且還是牲口的主子，能管牲口，能用牲口；看是輕賤人，是尊重人？

第二段。人有身後的生命。人有靈魂，所以在各樣有形像的萬物以上，但是人死的時候，這個靈魂，死不死？是永遠常活的不是？這一端要緊的道理，如今該查考定斷。我們人從生至死，一輩子的工夫，常是思想的，盼望常生不死，這是人的本性，這是沒有疑惑的事。牲口同人大不一樣，牲口按他本性的良知，雖然也願意活，也盡上力的保護自己的性命，到底他根本不懂得什麼是個死，所以他也不懂得按理躲避死，他也不知道自己一定要死，也不預備死，也不因為怕死的緣故，憂愁心亂，他天天活的，也不思想是爲什麼活的，也不想後來有什麼，不過是懵懵昏昏，隨着本性活着就是了。人同牲口大不一樣，人知道自己有一天，準要死，這個意思，常佔人的明悟，雖然有時候，因為有事的緣故，暫時忘了，到底一思想，立刻就又來了，再來的時候，比從前更動心，更難受；人活一輩子，在腦子裏頭，常彷彿擺的一張該死的畫圖一樣，教人忘不了自己有一天必定要死，不是這一天，就是那一天，終究有個死的一天，疾病災難也不保，年老衰敗更難逃，越享光榮快樂，越怕疾病死亡；我們就算願意勉強的說：死了，死了一死就了；也是總覺得良心上不得安；因為人的本性，常是盡力謀的想得常生，到底按理說，難道這個盼望，全是白的麼？我們人一面眼前常擺的個死，一面就該信服一死就全完了麼？這是無神派的講究，如今該看合理不合理？因為他們單講本性的理，所以如今就按本性的理查考。按本性，各物有各物的

性，各性有各性的情；按本性的理，是隨從各物的性情，教他成全，不是相反各物的性情，教他受害。這個理，不能疑惑，因為一相反，就是本性，也成不了，而且反情，就是逆理，怎麼還能算本性的理？如今該看人，按人的本性情，一面一定知道自己不能免死，一面不能不急急切切的，盼望常生，若是真沒有個常生，這個人性，算苦到極處了；因為人能懂理，所以比牲口尊貴，但若是沒有常生，是越懂的越苦大，這樣，這個人性的尊貴，更教人受大苦；既然同牲口一樣一死就完，為什麼不教人也如同牲口一樣，懵懵昏昏的，也不知死，也不管死？為什麼教人，又是這樣的盼望，又是這樣的失望？生來是萬物的王，反受萬物不能受的苦，看這個理，相反本性不相反本性，所以這是萬不能有的異事，也是萬不能信的怪事。要是再思想，造物性的根原，是天主，更不可信那無神派；全智全善的天主，萬不能教人，一面常有這樣願意得常生的大盼望，一面常受永遠絕望的大苦；既然造人有這個盼望，就該真滿這個盼望；所以人的肉身死後，靈魂一定不死，這纔算滿了人想常生的盼望了。

後證明身後的性命，還有一個確實的憑據，就是賞罰的道理：有善必賞，有惡必罰，賞罰兩公，纔是正理；但是看這個現世的賞罰，實在是又不準，又不公，所以準定公道的賞罰，一定是在身後，請看有多少不守規矩的人，損人利己，貪歡作樂，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到底一輩子，榮華富貴，身

強力健，隨心樂意，生順死安；再看有多少出等的好人，好守規矩，善盡本分，救苦濟貧，無善不行，這樣的好人，竟落得身受困苦，家遭災殃，不是冤枉受屈，就是貧病死亡，不得好死，也能有，撒骨揚塵也難防；看這個事，公平不公平？若是就拿世福世禍當賞罰，這算不公的到了極處了，誰能賓服？若要眞是一死就完，何必受那規矩的拘束？何必克治那些私慾？要眞是亡人入土安，萬事一概完，人生一世，再無別事，只該歡樂玩戲，那管他道德仁義，有酒今日飲個醉，誰保明天死不至，禮儀廉恥一齊廢，看這些理對不對？不信身後的生命，如同不信造物的主宰，全是一樣的相反理，一樣的損己害人。那些無神派，正是這樣，他們說來世的生命難懂，其實，他們把現世的生命，更弄成個不能懂的怪物了；他們願意看重本性的理，其實他們把那些，能教人比萬物尊高，能教人在世苦中得個寬心的正理，全算除滅乾淨了。要說教人懂清楚，來世的生命，是個什麼？靈魂離開肉身以後，怎麼樣活的人？在世，單按本性的理，自然是懂不清楚，到底一而有本性的正理，一而有眞教的道理，一定知道靈魂永遠不死，也一定知道至公至義的天主，不能不按人的功罪，定永遠的賞罰，這是我們最要緊該知道的道理。我們該盡心竭力的，辦合理的事，滿我們的本分，其餘全當託付於至仁至義的造物主手中，安心聽命。那些硬說自己沒有靈魂，硬說一死就完的人，是自己把自己，作踐到牲口的地步了，讓他們隨便說就是了；但是他們外面，

雖然是這樣的強說，到底他們心裡，也不一定，這樣死信，在平素的時候，還能勉力的逞強，一趕臨死的時候，平常就沒有那樣剛強了。總而言之，無論怎麼樣，總是真的假不了，總不能因為他們說沒有，就真沒有了。我們信服有個永遠不死的靈魂，這是我們的大體面。我們生命的界限，不是到了墳墓就完了，就是到了永遠也完不了；我們在世所行的善工，所受的辛苦，不是一往不返，渺無踪影，末了，總有個永遠的報答，看這個，是多大的安慰。那些不信天主，不信常生的人，萬不能按理講明，為什麼人在世該受死亡疾病，貧窮患難？若是真沒有天主，真沒有常生，這個本性，不是成了個兇殘的劊子手了麼？這樣，不是該怨苦恨死麼？到底只要一信服天主，一信服常生，無論什麼，也都看出，是很合理的來了。在這個世上受苦，是為煉淨人的德行，是教人覺得自己，是屬天主，是為教人親近天主，想不到這個死後的生命，是怎麼樣的能全補我們一輩子所受的各樣痛苦，是怎麼樣的能萬倍的滿全我們願意常常享福的大盼望！這就是信德同真教，在我們心裏，一齊刻就已的一個至大的盼望！

第三真道 有一個天主命人遵守的教

有天主，有靈魂，有常生，這三條大道理，已經查明了，如今還有一條最有關係的道理，要緊該查，

就是該看，有一個要緊該遵守的眞教沒有？這條道理，可分兩段：第一段，難道天主命人，該守一個教的準規矩，恭敬他麼？第二段，難道天主命人，另外單遵守一個教的規矩，恭敬他，再不准人遵守別的教規麼？如今就按這兩段查考。

第一段。當有一個教，爲恭敬天主。天主一定命人用一個教，恭敬他，這是要有疑惑的。天主在萬物裏頭，造我們人，造的這樣齊全，賞人明悟，教人懂理知事，賞人有心，教人善善惡惡，賞人愛欲，教人能行能止，這些能力，都能歸向天主；就是用自己的明悟，能認得造物之天主，又能認識天主的全能尊威，盡自己奉獻欽崇的本分，用自己的心，能愛慕天主，能讚美天主的美善，能顯揚天主的光榮，用自己的愛欲，能奉事天主，能聽天主的命，能隨從天主默啟的道理。但是在這些本分上，人有自主，天主不硬箍人，雖然該恭敬天主，他也能不恭敬，雖然該愛慕天主，他也能不愛慕，雖然該守天主的誠命，他也能不守；這兩樣大相反的法，一定不能一樣的悅樂天主的心，天主也不能一樣的看法待這兩等人；再者，天主既然賞了人，欽崇愛慕奉事的能力，一定不能不願意教人，欽崇愛慕奉事，這個就是教人，該用宗教恭敬的意思。宗教是什麼？宗教就是教人，用自己的明悟，欽崇這個全能全智的大主，用自己的心，愛慕這個至美至善的大父，用自己的愛欲，奉事這個極尊極貴的大君，用自己的自主，全聽這個主宰的命令，這是歸於各人心

裏的宗教。但是吾們人，不單是有明悟，有心，還有個肉身，生來也不能常孤居獨處，當合別人，同居共處，聚成各家各國，同行同會，成各等的團體，所以這個恭敬天主的宗教，不單是該在心裡頭，也該有個一定的樣子，發顯在外面，又不單該在每人身上發顯，彷彿各人的私教，還當在衆團體上發顯，成爲衆人的公教；總而言之，總該有個顯明至極的公教，衆人一齊恭敬天主，纔能相稱天主無限量的尊威。

第二段。在各教裏頭，單有一個教是天主所命的。要論教門，從古至今，普天之下，實在是多的無數，這些教門，難道都是一樣的真，一樣的正？單有一個是真的，是正的，又是天主所要所命的？請按理考。聽人常說，那一個教也好；這個話，要單說的是在那一教裡頭的人，也不能說他一定救不了靈魂；要是這樣講，這個話還不能一定算錯。比如有個外教人，住在亞非利加洲中，離開文明國都太遠，沒有聽過文明的教道，再比如一個中國人，或是亞拉比亞人，從小所聽的，就是本國的外教道理，這樣的人，天主一定不能，因爲他們沒有奉真教的緣故罰他們，因爲他們，或是不知道，或是不懂得什麼是個真教，爲他們，真可以說，不知者不怪罪；爲那些實在不知道真教的中國人，回教人，並各處的外教人，天主不要別的，就是要他們個好良心，好意思，只要他們真心實意的，知道什麼規矩好，就守什麼規矩，看得那個教真，就奉那個教，這樣誠實的人，天

主看他們的好心，一定要賞他們救靈魂的恩寵，按這個意思，那個教也可以說個好；就是說在那個教裡的人，也不能說他一定得不了救靈魂的恩寵。到底要按教的本性說，萬不能說那一教也好，更不能說那一教也一樣，那一教天主也能隨便揀選；說這樣的話，又是大相反理，又是大凌辱天主，因為這些教門，不但是外面大不一樣，他們內裡的道理規矩，更是彼此相反；既然彼此相反，一定不能全真，在天主臺前，一定也不能沒有大分別。比如儒教、回教、同天主教相比，好歹高下，差的無比，在天主臺前，怎麼能一樣？這樣彼此相反的教，要說天主看得一樣，這是不分真假善惡；在天主眼裡，全一樣了，這有大凌辱天主，大相反天主的尊貴美善；所以在這些各教裡頭，一定惟獨有一個是真教，是天主所准所命的教，其餘全是假的，全是天主所禁止的。這一個教，人人都該認，都該奉。按教說，單在一個真教裡頭，守這個真教的規矩，纔算恭敬天主，纔能救靈魂；在別的教裡頭，或守別的教規，要是明知故犯，也不算恭敬天主，也救不了靈魂；所以要恭敬天主，要救自己的靈魂，當快查考趕緊奉真教。

第四真道 真教不出基督教

在這些各教門裏頭，有一個另外出等的，格外教人看重的，就是個基督教。基督教，就是耶穌基

利斯督所立的教。這個教，真是深印在耶穌降生的年限上了。至於教普天下的文明國度，都用耶穌降生的元年，爲第一年。比如今年是一千九百一十四年，就是因爲從耶穌降生在如德亞國，到今年，是第一千九百一十四年了。說不來這個教，近年來，爲世人有多大的關係。如今所有比從前强的地方，無論在道理上，不拘在行爲上，凡是好處，要查這個根子，都是從這個基督教來的，所以各等人，都得這個基督教的益處。如今可以說，凡是文明國，都是基督教，也可以說，凡是基督教，都是文明國。大凡沒有得過基督教，教化的地方，大極都是蠻野，或至少都是風俗不好；也有些地方，雖然不是基督教，到底在文明强勝上，也有往前進的樣子，要查這個根由，都是因爲從祖先，或從外國傳來的緣故，沾過基督教的光，也有些基督教的地方，在道德風俗上，慢慢的後退了，也是因爲他們不守教規的緣故。世上再沒有一個教，能講更美好的道理，能定更齊全的規矩，天下也再沒有一個教，能把天主的理，講的這樣相對，能把天主在人身上的惡情，並人在天主名下的本分，講的這樣合理入情。基督教的新經，從起首，到如今，常是教人奇異驚訝，常教那些博學人看重。至於教，那些出等的尊貴人，熱心人，聖人，都拿這部新經，當自己一輩子修己治人的神書。要知道這個基督教，在道德上，是怎麼樣的貴重，單看這一千八九百年裡頭，從這個教，生出來的潔德，愛德，並各等出奇的聖德，就知道了。所以在各等教門裡頭，再沒有

一個教，能比上基督教，這是不能疑惑的事。請問那一教，爲人所辦的眞正善事，能比基督教？那一教爲光榮天主，所盡的心力，能彷彿基督教？既然是這樣，一定不能沒有一個天主所要所命，獨一無二的眞教。既然只有一個基督教，是這樣的尊高，這樣的入情，這樣相稱天主的分位，所以這個眞教，一定不能不是基督教。

不但是看這個教的高貴美妙，知道這個眞教，一定是基督教，要再看立這個教的根由，並教祖的品性，更看出，這個教，不但是眞教，而且還是從天主來的了。立這個教的教祖，是耶穌基督。耶穌明說，自己是從天主來的，爲教訓萬民，爲救贖世人，自己是天主所打發的救世者，而且還是天主子；又說，自己來，是爲教人知道該盡什麼本分，又教人遵守自己的誠命，更用天主聖父的名字，證明自己是救世主，是萬民的師傅，命人遵從自己所立的教。耶穌所說的這些話，不能不是眞實至極的，查新經的每篇每張，聽耶穌的談論，諸勸，看耶穌的舉止動靜，沒有一樣不發顯，耶穌是正直至極，誠實無比的，所以耶穌自認救世者，自稱天主子，萬不能哄人。再者，就是在官府過堂審問的時候，耶穌還是明認自己是天主子，就是因爲耶穌明說，自己日後要從天乘雲降來，審判生死者，纔把耶穌定了十字架的死刑，至於受盡萬苦萬難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也沒有改過這個口供，誰肯這樣捨上命的哄人？要說耶穌不是有心哄人，但是因爲耶穌錯想自己

是天主所打發的，又是天主子，所以至死也不敢不承認，這個也是萬不能有的事；要真是這樣，耶穌就該是個糊塗、至極的人，要真是一個平常人，竟敢信服自己是天主所打發的，是天主子，是救世者，是審判生死的大主，還有什麼糊塗能比這個再大？但是誰敢思想，耶穌是這樣的糊塗人？聽耶穌的話，看耶穌的事，查耶穌一輩子的行為舉動，那一樣不是聰明謹慎，那一件不是循規蹈矩，那一時不是心平氣和，從容自然，這樣的人，怎麼能是糊塗人？至於耶穌所留的道理，不單是當時，就是至到如今，無論何時何處的明白人，只要知情服理，沒一個不是奇異驚訝的；一個糊塗人，怎麼能講這樣的道理？可看耶穌自稱天主子，一定也不是糊塗錯誤，也不是弄假哄人，所以耶穌真是天主子，這是定而不可疑的事。再者，耶穌所說的這些話，不是沒有相稱的憑據：第一樣憑據，就是靈跡：一個加利勒亞卑微的木匠，能辦出許多驚天動地，超過人力的大事來？比如能感動多少千百成群的人，連明晝黑夜的喜歡跟從，能成全多少的門徒弟子，看從耶穌所立的教上，在普天下，有多大的變化，這不是靈跡，是什麼？這些明擺的大憑據，誰能疑惑？除非有天主的能力，誰能行這樣的靈跡？所以耶穌也不能不是天主所打發的救世者，也不能不是真天主子。第二樣憑據，就是耶穌復活：看從耶穌復活來的效驗，就知道，耶穌復活，一定是不能疑惑的事；從耶穌的復活，也一定知道耶穌不能不是天主子，不能不是天主所打發的救

世者。耶穌受盡萬苦萬難，彷彿犯人，釘在十字架上死，死後，他的宗徒，見了這個大變故，都失望逃散，這是人所共知，沒有疑惑的事；到底這些宗徒們，過了幾天，全改變了，雖然如德亞的官長大人，用威權禁止，不是兇殘的外五刑，就是酷虐的監牢獄，到底他們還不斷的，在日路撒冷，都大街上，講耶穌的聖名，至於勸的有成千累萬的人，信服奉教，後去各處傳教，比如到羅馬府，到小亞西亞等處，講耶穌的道理，末了，爲證見這個道理，都捨了生，全致了命；這樣出乎意外的大變化，要沒有個出奇的大聖跡，怎麼能成？這個出奇的大聖跡，就是耶穌的復活，因爲耶穌的復活，宗徒們纔變化了，因爲耶穌的復活，纔有這麼些人信服奉教，另外是因爲證見耶穌復活的緣故，宗徒們纔致了命；看這個耶穌復活的聖跡，能疑惑不能疑惑？耶穌要不是天主子，怎麼能顯這樣大的聖跡，第三樣憑據，是宗徒們變化世界，單有這一樣憑據，也足證證明，耶穌不能不是救世者，不能不是天主子了。看羅馬大國，在改正風俗上，有多大的變化；看普天下，在傳教上，有多大的效驗；這些變化效驗的根子，都是從耶穌的十二位宗徒來的。這十二個人的出身，都不高，都是加利勒亞的打魚受苦人，生來又沒有學問，又沒有財帛，又是膽小，又是粗魯，所以他們爲辦這樣的大事，爲服衆人的心，並沒有別的靠項，單是靠打發他們的耶穌，也單是爲愛耶穌的緣故，纔有這個能力；總而言之，就能說這是天主的能力。這些憑據，足證證明真教，一

定出不了基督教；一來，因為再沒有一個教，能比基督教的齊全美善；二來，因為立基督教的耶穌基督，全有天主的憑據，所以真教，不能不在基督教裡頭。所以要按正理恭敬天主，要妥當救自己的靈魂，總該成個真正基督教人，纔行得了。如今該看，那個是真正基督教？

第五真道 真教就是天主教

基督教，如今總分三樣，就是羅馬公教，希臘裂教，並各種誓反教。羅馬公教，就是天主教，希臘裂教，也叫拆教誓反教，就是中國所叫的耶穌教。這三樣教，一定不能全是真教，耶穌一定也不能不拘那個教，就認成自己所立的教。天主教一定也不能教人隨自己的便，想奉那一教，就奉那一教。到底那一個是耶穌所立，是天主所定的獨一真教？要知道那個是真教，先該查這三個教的根子。耶穌來在世上，是為講明一定不能改變的真道，是為定立齊全至極的規矩；到底按天主所安排的辦法，耶穌不能常在這個世上，所以該預先安排的，在自己死後，教這個道理再不能改變，再不能講錯，常保存真道理，正講義。耶穌為這一件大事，用過什麼法子？耶穌不單是親自講，也不單是默啟他的徒弟，寫新經，耶穌還在衆教友裡頭，定了一個活權柄，為接續自己的職分，就是揀選些人，教他們當教長，管教友，又教他們講自己的道理，命人全守，所以揀選了十二

路德同
加爾文
所講的
錯理所
辦的歹
事實在
是多路
德是德
國人他
立了誓
反教先
相反大
救後相
反教皇
至於把
教皇的
上諭也
在城門

個人，當自己的宗徒，在宗徒們裡頭，揀選了聖伯多祿，當他們的頭目，許下自己的聖神，要合他們同住，一直到世界窮盡，常光照他們，常相幫他們。耶穌所立的教，總分兩等人：一等是管人的長上，一等是受管的教友；長上該教訓教友，當信的道理，並當守的規矩，教友在教理教規上，該聽長上的教訓。宗徒們死了以後，聖教不死，常存在世，教友常是一樣的，要緊該有人教訓管理，聖教的權柄，常該往後傳，接續這個權柄的，就是主教，至大的權柄，就是伯多祿的權柄，接這個權柄的，就是羅瑪府的本主教，羅瑪府本主教，就是教皇。這樣，這個教會，常同耶穌所立的，是一樣的教會，常是衆教友，按信德，按規矩，按行爲，共成一會，屬於正教長的權柄管轄，就是起首七百來年所有的聖教。這七百來年，可以說是另外發顯天主的能力的時候，是另外多出等致命，出等聖師，並出名教友地方的時候。過了八百來年，纔有了一個新教，這個新教，就是希臘裂教；這個教，以前歸於羅瑪公教，到那個時候，纔分開了，就是因為他們自己分開的緣故，所以叫裂教，就是同耶穌真教裂開的教；自分開以後，三百來年，羅瑪公教，在意國的福老郎斯，並法國的利勇城裏，做公議的時候，希臘人還願意歸羅瑪公教，但是不多時，他們又離開真教了；就他們這個反覆無常，離合不定，就教證明他們一定不能是真教，真實的聖神，一定不能在這個教裡頭。耶穌降生後一千五百多年，又出了一個新教，就是誓反教；這個教，也是一樣子裂教，因

前燒了。皇上把他革出國民以外，也把他充了軍了，他信自己，常見鬼，有時候，他用墨壺子打鬼。本國名字叫 Luther 加爾文是法國

爲也是同真教裂開了；起首分離的人，另外先是路德同加爾文，天主也沒有用他們，他們絲毫的權柄也沒有，他們所造作的這個新教，同耶穌所立的真教大相反，何況這個新教，本然不算一個教會，不過是些無數彼此相反的雜教門就是了，那耶穌所立的真教，按權柄，按信德，按規戒，全該是至一的，所以這樣的新教，一定不能是耶穌所立的真教。單看這三個教的根子，就知道那個真，那個假了。希臘教同無數誓反教的雜門戶，既然是過了七八百年，或一千多年，纔私自同原來的真教分開的，所以他們萬不能是耶穌所立的真教；單有一個羅馬公教，纔是普天下奉教人所共成的一個真聖教會，衆教友全屬接宗徒位的主教管，衆主教全屬接伯多祿位的教皇管；這樣上下合一，彼此連貫，這纔相合耶穌原來所立的真聖教會。這個聖教會，彷彿一顆赫赫威嚴的大樹，一千八百多年的工夫，不斷的用教友的水氣，轉流滋潤，所以常是不斷的生長；教友的水氣，就是耶穌所講的真信德，真道德；別的教，如同離開根幹的樹枝一樣，都是些死枝杈。

查看了這三個教的根子以後，如今再拿這三個教的光景，一齊比一比，就看明單是羅馬公教，全相合耶穌立教的原意，單是在這個公教裏頭，能算真正恭敬天主，愛慕天主，光榮天主，再沒有比公教裏頭，能算真正恭敬天主，愛慕天主，光榮天主，再沒有比公教裏頭，可奇妙的至一，能

人，他雖然是教反教，到底他的道理，同別的誓反教，不全一樣。他不信聖教，會的柄，他要除去聖教的禮節，他全不信聖傳，除了聖洗

同耶穌的原意更相合，能同天主的地位更相稱；大凡是公教的人，全屬一個權柄管轄，全信一樣的道理，全守一樣的規矩，從古至今，走遍天下，只要是公教的人，就不能有兩樣；看這個至一，奇妙不奇妙？耶穌親自說過：吾願意你們全合成一個，如同吾合吾父，全是一個一樣。看這個公教，同耶穌的話，相對不相對？這個永遠不能改變的至一，是真理的準憑據；常說理通天下，所以大凡真理，總該是通天徹地，從古至今，走遍天下，永無更改；這樣，纔能是真理，這樣，也不能不是真理，不這樣，也萬成不了真理；看這個憑據準不準？一面再看別的教，一定再沒有一個教的道德，能比公教的道德，更真更正更誠更切，更能生發各樣的大善事；請看在天主公教理頭，有多少出名的大聖人，修多少奇妙的大德行，爲上愛天主，下愛衆人，辦多少驚天動地的大善工，單看一位聖方濟各撒肋爵，一位聖味增爵，一位真福若望味陽，乃所辦的奇妙大事，就足教人驚訝的，無言可言了；再看在公教理頭，有多少出名的司鐸會，昆弟會，並各等男女修道會，這些人都是發了願，捨了身家性命，把自己獻給天主，爲行這些仁愛的善工，比如教訓孩童，服侍病人，相幫窮人，管理殘廢人，還有無數遠方傳教會的司鐸，聖若望德德，阿會的修士，安老院的貞女，並許多別的修會修院都是我們人類的光榮，更是天主公教的美名；看這樣真實的道德，這樣愛耶穌的誠心，這樣光榮天主的熱切，就足教證明耶穌所許的聖神，不能不在羅馬公教裏

聖餐，以外，別的聖事，他都除去了。因為他的教徒不但反對聖教會，而且還是相反國家所以法國的皇上想滅他們，一夜大殺過他們。他的法

頭，天主也不能不格外的寵愛這個羅馬公教。還有一樣確實憑據，就是一面看公教的人，一面看那兩教的人：凡是公教裏的好人，明白人，沒有一個不結結實實的，信服自己所奉的教，一定是真教，總不想爲恭敬天主，奉別的教更好，總不肯奉裂教，或奉誓反教，縱然有幾個奉的，也一定不是因爲他們教好的緣故，一定有別的爲頭，平常都是因爲不肯守規矩的緣故；一面看裂教同誓反教的人，也是一個大憑據，一來因爲他們的道理規矩，越離的公教近，他們越容易成明白人，成好人，二來他們裡頭的越明白好人，越肯奉公教，他們離開自己的本教，奉了公教以後，都覺得比從前強的多，道理也是至真，規矩也是極好，與天主的分位也相稱，同耶穌的原意也相合；總而言之，按前頭所說的，這一面，人人都該信服天主，恭敬天主；那一面，是天主所立的真教，命人信服恭敬，所以人該在這個真教裏頭信服恭敬。但是除了耶穌基利斯督所立的基督教以外，再不能有真教，除了羅馬公教以外，也再不能有真基督教，所以天主所立的獨一真教，單就是羅馬公教；這個教，就是平常所叫的天主教，有時候也叫公教，也叫聖教會。

總結

既然按明悟，按正理，按根子，已經證明真教不能不是天主教，所以按理，就當照這個憑據辦理，

就是該按聖教會的道理，按聖教會的規矩，恭敬天主，奉事天主，又該按這些道理規矩，盡自己靈魂肉身的本分；就是第一該全信聖教會所講的各端道理；在這些道理裏頭，一定也有些超過人明悟的理，也免不了些懂不明的事，就是平常所說的奧妙道理，但是不可因為不能懂的緣故，就不肯信服，不用說超性，就是本性的事理，那一樣能全懂？那一樣不是奧妙？一顆橡子，種在地裏，怎麼能成一根很高的大樹？誰能懂得？電氣是什麼，怎麼能變化的那樣奇妙？誰能知道？既然在本性的事理上，還是這樣的奇妙難懂，在超性的教理上，怎麼能全懂？超性比本性，更是美妙的無比，所以更是難懂。為我們最要緊的，就是該知道，聖教會，有權柄教訓人；這個權柄，是從天主來的，是替天主教訓人，而且有天主聖神的保護，永遠不能錯，所以按理，該全信無疑。第二，該全信聖教會所定的規矩，因為聖教會，不但有權柄教訓人，該信的道理，也有權柄指引人，為救靈魂該守的規矩；這個權柄，也是從天主來的，也是替天主定規矩，也有天主聖神的相幫，這些規矩，全如同天主親自定的一樣，所以我們全該用心遵守。

第三，該按聖教會的道理規矩，盡我們靈魂肉身的本分。天主教的本分，總歸於兩樣，一樣是同耶穌相合，一樣是效法耶穌的表樣；因為耶穌在天主台前，是我們的中人，是我們的講和人，所以該同耶穌相合。耶穌真是我們的講和人，耶穌來在這個世上，就是為教人同天主和好，引入

到天主臺前，替人補贖罪，爲人掙聖寵，下開仁慈的寶庫，上開永福的天門。大凡歸於靈魂的事，或爲親近天主，或爲能得聖寵，全當同這個講和的耶穌相合。耶穌親自說：我是道路，我是眞實，我是生命，人不靠我，到不了聖父臺前；因爲這個緣故，所以聖教會教人在念經的時候，常該用耶穌基利斯督我等主的名字，祈求天主；聖教會也命我們，總得到代耶穌權的司鐸跟前，倚靠耶穌的功勞，爲得救罪的恩典；聖教會又命我們望彌撒，因爲在彌撒中，耶穌親自來在祭臺上，如同從前在加爾瓦略山上，還是一樣的祭獻天主；聖教會還命人領耶穌的聖體，爲能同救世主耶穌另外相結合，另外多分耶穌受難的功勞，多得耶穌超性的性命。第二樣本分，就是效法耶穌，因爲耶穌是齊全至極的表樣，所以我們該效法。耶穌降生在世，外面所顯的，全如同平常人一樣，就是爲勉勵人，照自己的表樣，過時候盡本分，承受苦難，爲滿全天主的聖意，爲顯揚天主的光榮；我們人雖然也該按天主上智所安排的光景，盡本分，或爲照顧自己的身家性命，或爲公衆盡些大小職分，這也都是應該辦的事情，但是最要緊的，就是要悞了常修。耶穌囑咐宗徒們所修的德行，另外就是愛天主，在苦難的時候，不隨自己的意思，全隨天主的聖意，靠天主的仁慈，聽天主的安排，又當愛人如己。我們人極高的道德，最大的熱心，就是用祈求，用彌撒，用告解，用聖體，同耶穌相結合，再勉力效法耶穌，修德行善，這就是人生在世，最要緊該專務的一

件大事，這是人的真性命，這是耶穌用聖教會，教訓我們的性命，這個是超性的性命，這個是正合天主造人原意的性命，這個是在世全滿人心，在天享福無窮的性命。

送書善工

在邪正理考第五卷上講過，這個傳教的善工，有多麼大的體面，是怎麼樣的貴重，能立多少的功勞，要得多大的賞報，爲天主爲自己，爲世人，能得多大的益處。但是要傳教，總得教人辨明真假，分清邪正；要教人辨真假，分邪正，道理是最要緊的；要教人明白道理，也能用口講，也能用書傳；但是用口講，只能近，不能遠，只可爲暫時，難以傳長久；單是用書傳，纔能傳的寬廣永久。到底書也難以傳遍，因爲沒有錢的，不能買書，不識字的，不能看書，無閒空的，顧不得看書；再者，傳教的書，都是爲教外的人寫的，所以是教外的人看，纔有大益處，但是教外的人，更不知道買看這些傳教的書；這樣，傳教的書雖多，有的益處很少；如今想了一個法子，盼望能多得益處，這個法子，就是送書善工。送書善工，就是收集衆位熱心人的獻儀，多印傳教的書，爲送人看，所印的書，全作贈送，並不出賣，書價郵費，一文不收，無論什麼職位的人，不分那一教門的人，只要肯要肯看，全喜歡送，所送的書，或留自用，或轉送人，全由自便，並能送與教外的人看更好；舉行這懇送

書善工的本意思，特特的就是爲教外的人，教他們能多看傳教的書，所以該想法子多送教外的人，另外是多送那些爲國家辦事的人。

倘有人不願意白用書，或有人情願同行這個善工，可隨心出些獻儀，到底或出或不出，或多或少，全隨自己，這一項獻儀，作爲獻於天主之款，不能算成買書之價，也全是歸於送書之用，不能歸於別的用項；所送之書，或多或少，或暫或久，全看這一樣款項：款多多送，款少少送，款常常送，款停停送，這個善工，能多有人，同心合力，常行不斷，能得無窮的益處；這樣沒錢的也能有書；不識字的，無閒空的，雖然自己不能看書，到底能用獻儀，幫助別人看書；而且沒有一個人不能要書送人看，凡是親戚朋友，都能各送各親，各贈各友；這樣一辦，教內的人，也都能用書傳教，教外的人，也多能看書明理；平常不肯奉教的，大半都是因爲不明白道理的緣故，要是真明白了道理，或遲或早，或多或少，總有人奉教；就是那些不肯奉教的，至少也少恨教友，也少相反教友，這也是一樣大益處。在聖經上，耶穌大大的讚美哀矜的德行，又許下要大大的賞報行哀矜的人；但是哀矜靈魂，比哀矜肉身，功勞更大，賞報更重；傳教正是哀矜人的靈魂，所以更要得重大的賞報。用銀錢也能傳教，但是不如用道理，更有益處；用銀錢傳開的，起首大半都是道理也不明，爲頭也不正，就是後來道理明了，爲頭正了，平常也不會傳別人奉教，爲衆人，爲國家，也不會

辦什麼大事；用道理傳開的，大概都是道理也明，爲頭也正，也能多傳別人奉教，又能爲衆人，爲國家辦多少的大事；可以說，奉一個，就能頂一個傳教的先生，也可以說奉一個，就能成一個救國的優民。比如用十吊錢，相幫奉教，或用十吊錢，印書送書，均平合算，看那一樣的益處：十吊錢，能傳幾個人？十吊錢的書，能傳幾個人？錢是一用就完，書能傳多少年代，多少地方，能有多少人看？雖然不能全看到，到底也不能全不看，有看的，就不能沒有益處。天主的道理，彷彿好子種一樣，好子種散在地裡，不能沒有生長成熟的，天主的道理，散在人心裏，也不能不生長，文明道德，並爲人靈魂肉身，生前死後，以及關係永遠的大益處；送書善工，就是散天主道理最好的法子。若是用這個法子，能把天主的道理，傳遍中國，爲在中國聖教廣揚，就是一個大盼望；因爲傳教道理既然是最要緊的，所以想教普中國，都能有奉教的盼望，總該先把道理傳遍中國，爲這樣傳道理，除了送書善工，再想不起一個更容易的法子來了。這個善工，已蒙方主教降福允准了，所收的獻儀，至民國七年陽曆六月七日，耶穌聖心瞻禮，除了一切爲預備之花費外，共存銀元七百六十二枚，訂印查教關鍵五千本，印費八百四十四元，所欠之八十二元，後亦補足。所印之查教關鍵，已全送盡。頭次印書，揀選在耶穌聖心瞻禮商訂，爲表明行這個善工，是爲體合耶穌的聖心，又爲念這個善工，是獻於耶穌聖心的善工，並且把同行這個善工的人，也全獻於耶穌

聖心，求耶穌聖心降福賞報，把不得普中國，都成真愛耶穌聖心的人，並常爲耶穌聖心可愛的人；盼望耶穌聖心，不但王於通國的家庭人心，並王於普天下的家庭人心，這纔合了耶穌聖心愛人的慈心，這纔滿了愛耶穌聖心人的盼望！

耶穌爲救人的靈魂，無力不用，無恩不施，無法不設，直至受盡萬苦萬難，被釘十字架上死；吾等爲耶穌之弟子，豈不該略動憐憫之心，而急救此等可憐至極之同胞乎？人多知水火，饑饉，賊匪，戰爭，疾病，死亡等災難可憐，而不思教外之人，生前死後，所有之災難，更是無比的可憐。倘能親眼看見每日所死千萬教外人之痛苦，自不能不動吾等惻隱之心，今以信德之光視之，豈不更真更確，更應動心乎？再者，爲救咱們中國人的靈魂，看外洋各國的人，從古至今，下多大的辛苦？花多少的銀錢？捨多少的性命？咱們爲救自己，本國，本鄉，本族，本家人的靈魂，更該怎麼樣捨得出些力，盡點心，以共成此愛德中最大之善工。況且就是爲愛國救國，最要緊的，也就是個真教，此情此理，不必引證，凡爲教友，莫不確知；蓋無真教，則無論改何立國的國體政教，易何治國的元首官僚，皆難救政治之腐敗，與夫道德之淪喪也；倘能於政軍學商各界，皆得真正公教之人，或至少多有真正公教之人，此不獨爲聖教廣揚之榮慶，亦乃真正救國之根本也；有心救靈救國者，可不以廣揚真教，爲獨一之要務哉？

凡歸於榮主救靈之事，皆爲超性，而決非僅恃人力所能成。吾人雖宜勉盡一己之微力，然事功之成就，則全在天主之聖佑。今此送書善工，既爲榮主救靈之大事，自非吾儕無能之人所能辦到。爲此盼望衆位同教同志之同胞，同心同意的，同可祈求全能至仁的天主，成就振興此項善工，以憐憫吾四萬萬同胞之失傳迷誤，而賜其得見天主眞道正理之神光，凡不便以獻儀共成此善工者，皆可以祈禱同行之也。

爲這個送書善工，另外揀選聖方濟各沙勿略爲主保，因爲聖人是教皇所定的傳教主保，聖人爲傳教，下過極大的辛苦，又很盼望救中國人的靈魂，所以揀選聖人，作這個送書善工的主保，我們該格外的熱切祈求聖人，堅心倚靠聖人，盼望聖人一定要相幫我們成全這個善工，增廣這個善工，至於事切之成效結果，則惟當仰合天主之聖意而已。

此項善工，若能成一聖教會所准之善工會，而賜以大赦，特恩，則更能得無窮之大益矣。前擬會規草稿一冊，取名送書善工會，敬呈於教宗巡閱使光主教查看，光主教藹然答曰：此會大約能成，且忻然樂許，將在羅瑪辦理此事。行此善工的盼望，就是先把傳教的書，後連修德的書，時時常送，樣樣全送，有求必應，有願必償，方爲達到送書善工之目的。今請衆位同教同志之人，特別祈求，若能正式成立此會，則所注時時常送，樣樣全送之目的，或不至心高妄想也。

24

112312

(2)